

# 公交司机劝她戴口罩,她砸过去消毒壶

## 公开听证后,检察院提出“6个月”量刑建议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杨晓伟

本报讯 搭乘公交时,当司机提醒出示健康码并戴上口罩时,女子突然情绪激动,操起车上的消毒壶就往正开车的司机头上砸去。女子的行为危及到了公共安全,不过事后自愿认罪认罚,检察机关在起诉时,具体该对此案提出怎样的量刑建议?近日,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在提起公诉前,专门就此认罪认罚案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。

今年3月18日,女子郭某在嘉兴市区搭乘公交,司机要求乘客出示健康码并佩戴口罩,但郭某一上车就拿下口罩,并表示自己没有健康码。

“请你把口罩戴起来。”公交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提醒郭某遵守乘车规定。郭某却突然一把抄起车上的消毒壶,朝司机砸了过去。司机猝不及防,赶紧停车。

见郭某情绪激动,公交司机当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3月19日,公安机关对郭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。3月26日,案件移送南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“租的房子欠了房租,身上没钱,上车前已经饿了好多天,我准备坐车去找工作,因为路上很多人都没戴口罩,我误认为可以摘口罩了。”事后郭某交代,当时被司机

要求戴口罩时,突然联想到多日的挫折,“情绪一时失控,当是就想泄愤,不是针对公交司机。”后来,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危害司机的安全,也危及了车上乘客的安全。

因为郭某自愿认罪,并自愿接受处罚,检察院启动认罪认罚程序。“认罪认罚案件,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很关键、很重要。”南湖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胡凤梅解释,根据规定,在检察环节,办理认罪认罚案件,检察机关应当提出量刑建议。法院作出判决时,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。

考虑到本案和疫情防控有关,又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,社会关注度高,南湖区检察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会,就郭某的具体量刑听取各方意见。

听证会上,南湖区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人民监督员受邀作为听证员发表意见。公安机关侦查人员、犯罪嫌疑人郭某及其辩护律师出席听证会。此外,公交公司、司法局等有关单位也都派员参加旁听。

“我感到非常后怕和后悔,如果真的给车内的人和外面的人造成伤害的话,我是无颜面对大家的,我感到非常抱歉和内

疚。”郭某在听证会上说。

郭某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说,郭某生活穷困潦倒,租住的环境恶劣,连智能手机都买不起,也因此无法出示健康码,曾被父母遗弃的人生经历也导致她“心理脆弱,相当自卑”,案件发生事出有因;另外,郭某的行为也区别于有预谋的犯罪,她在知道司机报警的情况下没有逃跑,也配合调查,算自首,而且情节轻微,请求从轻量刑。

“说实话,一开始我们看她(郭某)的言行是气愤的,但是现在知道了她的实际情况,我觉得她也是需要帮助的……”“虽然是一时的过激行为,但也必须承担相应后果。听了案件的来龙去脉,情节确实轻微、嫌疑人自愿认罪,我认为判6个月足够了。但有个观点我不同意,法律意识淡薄和贫困,不是减轻处罚的依据。”现场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纷纷发表看法和建议。

最终,在听取各听证员意见后,检察院办案组经现场讨论,综合考虑本案的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后果及犯罪嫌疑人郭某的认罪认罚态度,决定对郭某提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的量刑建议。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,郭某表示同意,并现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

(上接1版)

此外,流调过程中还安排了专人进行医学巡查。“比如有些旅客去洗手间迟迟没有出来,我们就会怀疑他可能出现腹泻症状,又或者有旅客反季节性穿着,我们则猜测他是体温高之后出现了畏寒。”蒋琦说,只要入境旅客表现出与正常人不太一样的行为,医学巡查人员就会加强关注、重点排查。

登临组、采样组、流调组、处置组、查验组、交接组、卫生处理组……自1月20日起,这些处于“临战”状态的工作小组,构筑起了一道阻止疫情跨国流动的防线。

### “守大门也是守小门”

原本较为轻松的气氛在飞机抵达前一个小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当所有组员更换好防护服的一刹那,难以认出谁是谁,但护目镜、口罩之下的凝重感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。

每个人都渴望缩短防护设备在自己身上的停留时间。“只有在穿上防护服的那刻,你才能体会到穿着有多难受;只有在穿了一定时间后,你才会真正体会到它到底哪里让你难受。”蒋琦以自己的感受来说,工作1-1.5小时,在N95口罩和护目镜压迫下,鼻梁会疼痛;工作2-2.5小时,由于口罩耳带的拉伸,耳朵会疼痛难忍。“鼻梁与耳朵的疼痛,会让你很难受,恨不得马上要脱掉装备。”

不管是旅客还是海关关员,内心都希望能够尽快通关,但缩短检疫时间的前提是防控必须到位,“如果单纯的直接让旅客下机通关当然是最快的,但这种做法无法保证我们的防控有效,更会让我们所有工作功亏一篑。”温州海关旅检二科科长蔡村说,尽管随着疫情的发展,工作流程在不断改进和优化,但数个小时的检疫时间还是在所难免。如此看来,办事处食堂墙上贴着的“午餐少喝汤水”,倒不失为一种贴心且有效的提醒。

“往大了说,我们是在坚守国门,往小了说,我们也是在守护小门。只有大门防好了,我们的亲人、朋友、爱人才会平平安安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,防护服之下的蒋琦,脸色通红了起来。一切准备就绪,他和同事前往停机坪,只留下了潇洒的背影。而流调区域内,几个年轻人正在抓住最后时机拍照留念,她们比划出了超人的姿势。

下午1点,飞机准时降落。又一场战“疫”打响了。



航班降落前,流调组成员拍照留念

## 突击队登轮

疫情期间,宁波穿山边检站专门成立“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党员突击队”,负责疫情高风险国家、地区入境船舶的登轮检查和监护,以及处置涉疫船员换班等重大紧急勤务。13名有着丰富边检经验的检查员身穿防护服登轮开展工作。

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李翔 吴水斌 摄



# 48岁男子逃亡24年刚到宁波就被抓

## 他恳求民警“不要告诉我儿子,我怕连累他找对象”

马涛 卞劲松 沈琳琳

“请你们不要通知我儿子,我担心我的事会连累他以后找对象。”潜逃24年的贵州籍男子张某被宁波铁路警方抓获,他向办案民警提出了这样一个恳求。

张某涉嫌在1996年故意伤害一名时年27岁的男子,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。当张某日前乘坐列车抵达铁路宁波站时,被出站口的值勤民警查获。目前,张某已被案发地警方押解回贵州。

据了解,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,铁路民警目前对下车旅客进行身份证、健康码等相关信息的查验。当日下午6点多,民警对出站旅客查验时,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眼神躲闪,心觉可疑,随即上前要求他出示证件。

“当时他犹豫了一下,有些慌张,但还是将身份证拿了出来。通过比对,我们发现他是1996年发生在贵阳的一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,一直在逃。”民警介绍说,这名嫌疑人姓张,贵州人,今年48岁,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妻子。

经审讯,张某交代了大致案情:1996

年,他和妹夫一起在贵阳打工。案发当天,他赚了5元钱,高兴之余,邀妹夫一起吃饭喝酒。在妹夫的出租房里,酒酣耳热之际,两人却因为一件琐事争吵了起来,混乱中,长他3岁的妹夫甩了他一巴掌。他找了一把刀往妹夫身上扎,血流出来,他意识到可能闹出人命,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“跑”。

据张某自述,他来不及告诉任何人,连夜出逃。漆黑的夜里,他专挑田埂等小路走,就怕被警察抓住,从贵阳一路辗转逃到了广州,隐姓埋名落下来。之后,他陆续去了很多地方,也偷偷和家里取得了联系,得知妹夫当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,失血过多,死了。

“当时事发突然,吓坏了,喝酒之后头也是昏的,就想着趁没人发现赶紧逃,却没想到如果把他送去医院抢救,说不定还能挽回一条命。”说起24年前的命案,张某懊悔不已。话虽如此,他却一直没有勇气自首,日复一日地奔跑在逃亡路上,这一逃就是24年。

据了解,张某有一子二女,儿子在慈溪务工,这也正是他此次来宁波的原因。“家里还有两个女儿,一家人开销大,我想出来



打工赚点钱。”这是张某和妻子第一次来宁波,万万没想到,他在不久前上了网上追逃人员名单,因此,刚到宁波就落网了。

“我是不是下半辈子都得住在牢里了?”张某告诉民警,他逃了24年,平日里也不敢和周围的人多说话,走在路上看到警察或听到警笛声都是绕着走,晚上睡觉也不踏实,担惊受怕、东躲西藏这么多年,这次被抓了,反倒心里踏实了。

如今,张某最担心自己的事会影响儿子。“他还年轻,就怕他处对象时,人家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父亲。”因此,他一再恳求民警,“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儿子。”